

论苏轼词的神仙书写

张振谦

摘要: 苏轼词存在大量的神仙书写。苏轼在词中嵌入仙传,藉由仙事吟咏情怀,增加了词的叙事性和故事性,在词史上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苏轼借用神仙人物比拟友人和自己,是苏词雅化的重要方式,寄托了词人的人格理想,有助于增强词体的含蓄性、生动性和表现力。苏轼词往往将人间和天上并置组合,实现了现实与仙境的自由往来。他将“天上”作为精神空间和理想世界,多赋归去之思,具有谪仙意识。出于强烈的身份认同,他在书写李白“谪仙”形象的同时建构了自我,从而使其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获得精神依托。苏轼词的神仙书写既与北宋时期道教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其个人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这一创作现象对当时和后世词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以“仙”评苏词现象,是“坡仙”形象塑造和“坡仙气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苏轼词;神仙;仙传;谪仙;坡仙气象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8-0138-10

神仙是宋词的重要创作素材和书写对象。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1]¹⁰⁸苏轼是第一个大量书写神仙的词人^①,其现存词作中,涉及仙人、仙事、仙境者约占五分之一。然而,学界对此甚少措意。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仙传叙事、人物仙化、谪仙意识等方面对苏轼词中的神仙书写进行深入论析。

一、苏轼词中的仙传叙事

仙传是道教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录学上,一般将其归入“史部杂传”或“子部道家(神仙)”类。五代至宋初,随着沈汾《续仙传》、杜光庭《仙传拾遗》与《墉城集仙录》、李昉《太平广记·神仙》、张君房《云笈七签》相继问世,道教仙传体系日益完善,为苏轼词的创作和革新提供了基础。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2]²⁸³³,善于把仙传故事植入

词体之中,用凝练的语言演绎仙道事典,在慢词长调中实现仙传叙事,为宋词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

元丰七年(1084)冬,苏轼途经泗州作《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其词序前半部分云:

昔谢自然欲过海求师蓬莱,至海中,或谓自然:“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乃还,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论》七篇、《枢》一篇。年百余,将终,谓弟子曰:“吾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今为东海青童君所召。”乃蝉蜕而去。^[3]⁵⁵⁶

贞元十年(794),果州(今四川南充)刺史李坚表奏本州女道士谢自然白日升仙,唐德宗下诏褒奖,此事在唐代颇具影响,韩愈有《谢自然诗》予以记录。但谢自然师从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的记载直到南唐沈汾《续仙传·司马承祯》才首次出现:

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祯名在

收稿日期:2025-05-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道教与唐宋词关系研究”(23IJKY08)。

作者简介:张振谦,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祜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祜居山,修真勤苦,年一百余岁,童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蛻,已解化矣!〔4〕2507

关于谢师司马之事,宋人邵博曾言其虚妄:“子微以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误也。”〔5〕或因此,明《道藏》本《续仙传·司马承祜》将“谢自然”改为了“焦静真”。《道藏》本《续仙传·谢自然》仍有求师司马事,但文简略,与苏词小序异。又《太平广记·女仙·谢自然》引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无师从司马氏事及苏词引语〔6〕,而编于天圣三至七年(1025—1029)的《云笈七签》所载《续仙传》无“谢自然传”,经比对,无论是语汇还是情节,苏序与《云笈七签》本《续仙传·司马承祜》均颇相似,取材于此应确凿无疑。该词上片“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庵霭,有云驾、骖风驭”也显然源自《续仙传》。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在宴席上按乐写成的《戚氏》,被宋人称为他任定州知州期间“最得意”〔7〕之作,也可视为仙传入词的典型代表。现移录原词如下:

玉龟山。东皇灵姥统群仙。绛阙岩峩,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闲。志萧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盪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争解绣勒香鞵。鸾辂驻蹕,八马戏芝田。瑶池近、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3〕728-729

《续仙传》最早记载唐代冀州女仙“戚氏(道名逍遥)”学道成仙事迹,升天之际留诗“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

世间人”〔8〕。苏轼《戚氏》是一首游仙词,“此词始终指意,言周穆王宾于西王母之事”〔9〕。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东坡词二卷》转引李之仪跋语说:“公(苏轼)方观《山海经》,即叙其事为题。”〔10〕夏承焘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作序时亦云:“以《山海经》协《戚氏》,合文入乐,尤坡之创制。”〔11〕较早肯定了该词在宋词创作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价值,但认为出自《山海经》则不准确。《山海经》关于西王母的记载凡三见,未有与周穆王相会之事。关于该词的创作缘起,当时在苏轼幕府为官的李之仪所作《跋戚氏》叙述甚明:“一日,歌者辄于老人之侧作《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颌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尔。”〔12〕词调《戚氏》为柳永创制,又名《梦游仙》〔2〕,共三叠,凡212字,填写此调需要作者具有极强的铺叙展衍能力。苏轼欣然接受“歌者”考验,熟稔运用“穆天子会西王母”仙事谋篇布局,一气呵成,写得行云流水。

穆天子会西王母事最早见于《穆天子传》卷三:“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謠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13〕其中的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宴觴场景描写非常精彩,尤其是他们相互酬唱中表露出来的不舍与阻隔使得这一故事具有浓重的浪漫色彩,带给后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此后,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三、《列子·周穆王》、杜光庭《墉城集仙录·西王母传》等对他们相见这一经典情节均有收录、征引或衍展,各书详略不一、偶见异文。经笔者仔细比勘,苏轼词中所铺排的景象、故事情节和语言词汇颇类《墉城集仙录·西王母传》中西王母所居玉龟山宫阙、瑶池内宴饮时载歌载舞的盛况及其所载文字〔4〕2528-2532,词的结尾“玉辇东还”也与仙传中的“还中土矣”对应。苏轼《戚氏》中的这则周穆王西巡宾于西王母的故事首尾俱全,具备相对完整的叙事过程,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一首仙传体词作。

苏轼之前,《戚氏》只有柳永创调一首,其中寄寓了他仕途失意的秋士之悲,宋人王灼有“《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14〕之谓。苏轼沿用了这一词调,在用韵和语汇等方面也承袭柳词,词中寄托的心境也是苦闷的。从他此时的诗句“今年

中山去,白首归无期”^[2]1992(《东府雨中别子由》)、“衰怀久灰槁,习气尚饕餮”^[2]2013(《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来看,处在新、旧两党夹攻之下的苏轼,内心十分矛盾,虽然心绪不佳、心情茫然但又始终不能忘却君王。苏轼此词极力塑造奇丽的仙境,但他仍无法忘怀现实,尤其是结句借帝神形象言其归朝治国之愿,诚如俞陛云所言:“观其后段‘玉辇’、‘长安’等句,心在魏阙,有少陵‘依斗望京’之思乎?”^[15]在继承《离骚》构设神仙意象表达君臣遇合之义的同时,突破了柳词单纯抒写个人羁旅行役的狭小畛域,完成了词旨的超越。

苏轼甚至在一首词中借助数则仙传典事架构词体。元祐五年(1090)八月十八日,苏轼守杭时与苏坚在钱塘江观潮,作《南歌子》云:

海上乘槎侣,仙人萼绿华。飞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雷辊夫差国,云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写取余声归向、水仙夸。^[3]620

词中相继采撷了西晋张华的志怪小说集《博物志》“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16]111;南朝陶弘景的道教经典《真诰》开篇所载“年可二十许,颜色绝整”^[17]的仙女萼绿华降谪凡间羊权家之事;《列子·汤问》载渤海之东有五座仙山(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18]的神话传说;伯牙前往蓬莱山学琴而作《水仙操》的故事。词人通过观潮驰骋想象,大潮翻滚犹似海神之家被吞没一般,气势壮阔,并将江潮奇观与数则神仙传说联系起来,把自己与友人喻为“乘槎侣”,以仙女比拟潮水婀娜多姿的美丽形态,于此座中,仿佛置身蓬莱仙岛,操弄“高山流水”式的琴曲。这一系列幻怪离奇的神仙事象和隐含仙风道骨的字句,极具浪漫色彩,不仅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新奇情趣,而且使词境显得飘逸清旷、气象高举。

由上可知,苏轼词与仙传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轼在词中嵌入仙传,藉由仙事吟咏情怀,使现实图景与仙传契合无间,增加了词的叙事性和故事性,演绎出了颇具特色的词文本体制,营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迷离之境,在词坛上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

二、苏轼词中的人物仙化现象

词体由于受篇幅所限和内容制约,其中的人物多是世俗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形象,带有扁平化和单

一性的特征。苏轼不仅“创造出了一个个性比较丰满的男性士大夫形象,扭转了词世界阴盛阳衰的局面”^[19],而且在词中描绘了许多神仙人物,形成了凡人仙化的现象。

元丰三年初,苏轼赴黄州途中经过麻城岐亭,作《临江仙》词赠友人陈慥:

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3]272

这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创作的第一首词。陈慥是一位潜心修道之士,与苏轼同为眉州人。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三云:“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20]苏轼曾为其作《方山子传》。词前小序云:“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庵居士。”^[21]178宛如又一篇陈慥传记,记述了他风流传奇的人生。其中的传主逍遥自在,侍女美貌如花,恍若神仙。词中的“紫云车”“洞府”“铅鼎”“丹砂”均为道教术语。清人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评点该词曰:“词句亦飘飘欲仙。”^[21]4322全词开篇先写陈季常两个侍女的华丽服饰,再借用“紫云车”典事直写陈季常翩然而至的潇洒飘逸之态。此处一主二仆的仙人形象显然取材于《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乘紫云车降临的场面:“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年可十六七,服青绶之珪,容眸流眄,神姿清发,真美人也。”^[22]苏轼援引仙事的经典情节入词,陈季常和二侍女的“仙人”形象栩栩如生。

刘晨、阮肇在天台山遇仙的故事首见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后多称二人为刘郎、阮郎。他们是唐宋诗词习用的符号化人物,一般指代与歌妓相好的情郎,苏轼往往在词中用以自比。元祐六年,苏轼自杭州召还汴京之际,作《减字木兰花·送别》云:

天台旧路。应恨刘郎来又去。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只恐因循。不见如今劝酒人。^[3]673

这首词三处叠引刘晨遇仙之事。苏轼围绕送别这一主题,以刘晨自比,以天台比杭州,以刘郎求归、告别仙女来喻自己和杭州同僚分别,以“来又去”“重到仙乡”抒发词人二次守杭后对杭州的怀念之

情,结句化用晚唐道士曹唐《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23]诗句表达了对物是人非的忧虑。苏轼词中巧用“刘郎”典故,既盛赞“仙乡”杭州,又雅化了自己,不仅使抒情主人公增添了几许仙风道骨,也令这首送别词变得超凡脱俗,清新亮丽,韵味无穷。直至他贬谪儋州期间所作的《踏青游》(改火初晴)仍然自比“刘郎”：“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念摇落、玉京寒早。任刘郎、目断蓬山难到。仙梦杳。”^{[3]806}词中的仙境“玉京”“蓬山”则喻指日日挂念却难以到达的京都。

神仙人物介入苏轼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趣味和艺术效果。如苏轼《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父》:

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萧瑟。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清香凝夜宴。借与韦郎看。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3]72}

该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时任杭州通判,与新任杭州太守杨绘(元素)、苏州太守王海(规父)皆有交情。按照当时习俗,官吏赴任,州府需派官妓先行迎接。词的上片将官妓比作“玉童”和仙女“许飞琼”,突出歌妓相貌与才艺的超凡脱俗;以仙人“浮丘伯”喻“杨绘”,彰显其高雅气质;以“洞天”“瑶台”指杭州,意谓杭妓一去,府衙内萧条冷落,独留自己孤独寂寞。下片则戏嘲王海,因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故称韦郎。意谓借此机会可让王海一览杭妓风采,但劝告他不要像范蠡携西施一般翩然而去。经过如此仙化处理,将寻常之事写得妙趣横生,令读者不禁会心而笑。词人通过神仙元素的摄入,既达到了迎接和赞誉新守的目的,又充满了戏谑趣味,艺术上虚实相生,极富张力,散发出新奇超逸之气。

是年,苏轼词中再次仙化友人,其《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云: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驂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3]65}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今属浙江)人。熙宁三年因不满新法,上书自劾,责监南康军(今江西庐山)酒税。任满归乡里居期间,他专程至杭拜访苏轼,苏轼故作此词。上片援引《列仙传》王子乔事:“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

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24]以七月七日归乡的仙人王子乔喻指反对变法而不恋微官回归故里的陈令举,此后已成仙的王子乔又十分洒脱地匆匆归去天上,牛郎和织女却身陷情网、作茧自缚、难舍难分,二者形成了强烈对比。下片撮述西晋张华《博物志·杂说》的浮槎故事: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16]111}

这是一则美丽的神话传说,因与牛女和蜀地仙人严君平直接相关,苏轼将其植入这首七夕送别词中,构思极为巧妙。整首词摆脱了同类题材作品中牛郎织女离恨的旧调,而是格调飘逸超旷,富含归隐高蹈之趣。读后仿佛看到了苏轼与友人羽化成仙、卓而不群的形象与姿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词中以客星比陈舜俞,“银河”不再是牛女相会的鹊桥横跨之水域,而是海渚人乘槎升天之所,也隐喻朝廷。此时苏、陈二人均因政治上反对新法而远离京城,面对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词人劝慰朋友:在诗酒消遣中等待狂风暴雨的烟消云散。“槎”本是浮游于天地之间的竹木筏,其渺小无依的特点暗合了词人的自身形象。“飘然何处”既指身不由己的仕宦生涯,也传达着作者此时浓厚的漂泊思归之念。总之,该词上下片以不同神仙比拟同一友人,既贴合主题,又不落他人窠臼,结构跌宕起伏,气势豪迈高昂。正如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所云:“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玑绮疏惜别之意。唯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25]

熙宁六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与同僚游赏西湖,知州陈襄还没来到,属县的两位县令却如约而至。苏轼《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3]28}以每次上朝化身“双凫”的叶县县令王乔仙化二人,既突出知州之尊贵,也烘托二县令超然脱俗的风神。熙宁九年,苏轼密

州知州任上所作《殢人娇·戏邦直》“向青琐、隙中偷觑。元来便是，共彩鸾仙侣”^{[3]161}，以人仙之恋故事中的“人物戏称好友李清臣（字邦直）与新婚妻子。前句用《汉武帝故事》中东方朔从承华殿青琐窗偷窥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之事，借以旁观者视角目睹恋情经历；后句采撷唐代裴铏《传奇·文箫》所载仙女吴彩鸾下凡与书生文箫喜结良缘、道成飞升的传说，后人誉为“神仙眷侣”，由此戏贺时任密州通判的李清臣新婚。元丰六年，即将离黄的苏轼作《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吹笙只合在缑山。闲驾彩鸾归去，趁新年”^{[3]487}，再次借用《列仙传》王子乔飞升的典故安慰仍谪居黄州的张怀民，说他很快就会像王子乔一样乘鹤归乡。次年，苏轼在金陵送别王胜之时所作《渔家傲》下片写王胜之仅任职一天就被调离金陵之事：“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3]515}南宋傅干《注坡词》云：“乘云、游雾、驾鹤、骖鸾，皆神仙之事。”^[26]苏轼巧用这些“神仙之事”赞美友人卓异不凡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他的慰藉之意，庄中寓谐，妙趣横生。

苏轼词借用神仙人物比拟友人和自己，是苏词雅化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增强词体的含蓄性、生动性和表现力。苏轼词中高风绝尘的仙人形象与世俗凡人的对比与联系，充满谐谑意味的同时，也寄托了词人的人格理想。

三、苏轼词中的谪仙意识

苏轼在汲取李白等前人艺术养分基础上，结合神话传说和个人感受，将月作为生命与心灵的归宿，表现出对月思归的谪仙意识，从而将古代诗词中的月意象书写推向了又一座高峰。

“月”字在苏轼词中频繁出现，往往与诡谲奇丽的神仙故事相关，象征着一个纯净无瑕的精神空间。苏轼的中秋词是我们体察这一空间的绝佳题材和重要文本。先看被誉为“中秋词古今绝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开篇模拟李白诗句，“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21]4321}，接着多处运用凡人游仙事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出自唐传奇《周秦行纪》所载仙事：牛僧孺因借宿而遇到了王媪、绿珠、杨贵妃等已逝的美人，她们都成为了神仙，应这些女仙之邀，牛僧孺作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27]“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又援引郑处诲《明皇杂录》所载唐玄宗游月宫之事：“八月十五夜，叶静龙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28]在经历了至亲至爱的阴阳相隔、仕途理想的再三受挫之后，词人内心产生了一种神奇想象：若能乘风而去，离开人间，回归天上，像列子一样御风而行，则从此了无牵绊。接着他又对彻底出离人世产生了怀疑。正如王水照所言：“写由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纯洁，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29]“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是描绘月宫中嫦娥翩翩起舞的景象，也写月下之人随兴舞动的悠游自在场面。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卷三评曰：“此词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笔。”^{[21]1356}“人间”与“天上”是相对的情境，但词人用“何似”二字将二者沟通串联，化解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和心中积淀的郁结。正如唐圭璋所评：“上片，因月而生天上之奇想；下片，因月而感人间之事实。挥洒自如，不假雕琢，而浩荡之气，超绝尘凡。”^[30]

苏轼创作这首词的触发点是人间的手足之情，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苦闷促使他去“天上”寻找圆满与快乐，然而，天上其实也并非美满，“高处不胜寒”“月有阴晴圆缺”，既然如此，不如在眼前的世界里寻求相对的满足和内心的宁静，从而得以解脱。据《铁围山丛谈》卷三载：“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涵涌，月色如画。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31]此处的“神仙”是将兄弟离别之苦融化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者、超脱者。苏轼常常对月思归，如：“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3]67}（《虞美人·为杭守陈述古作》）“归来分得闲中趣。”^{[3]572}（《蝶恋花·述怀》）“几时归去，做个闲人。”^{[3]725}（《行香子·清夜无尘》）“归”若化作一股闲情，那么传说中逍遥于天上的神仙便回到了人间。相对于官场沉浮，唯有心闲，从容淡泊，才是人生妙境。若然，人间之风波将不复带来惊惧和不安，辽阔的天地之间皆是依归之处。

苏轼到黄州后，望月思归的意识愈发浓重。他作于元丰五年的《念奴娇·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

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3]426}

上片写天国景象,极力描绘皎洁清冷的月光,在这碧空万里的中秋之夜,词人产生了无限遐想,进入天上“清凉国”——月宫。下片抒发词人的归天之愿,流露出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和追求。过拍三句化用李白诗句,写月夜对酒歌舞,真实地展现出他的孤单和凄凉,为了消除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气,他便想象乘风归去“水晶宫”,竟恍然不知身之何处,今夕何夕。这种时空难测的境界交错出现,令人虚实难分。细细品味,才知道原来是词人置身人间、恍若隔世的独特幻觉所致,是他对月宫的想象罢了。这首词与苏轼在密州所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颇为相似,都化用李白天宝三载(744)离开长安时所作的《月下独酌》。只不过到了黄州,该词中呈现出了更为坚决的出世态度。苏轼试图通过游仙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得失由此涣然而释,达到了与造化同游的人生境界。

凡人往往希冀飞升上天,苏轼则屡言“归去”。在他看来,自己本为谪居人间的天仙,“天上”是他的来处,自当回归天界。因此,苏轼对太白金星转世的“谪仙人”李白惺惺相惜,词中频繁出现“谪仙”二字并化用李白诗句^③,具有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鸣情怀。我们来看苏轼谪居黄州时期所作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3]335}

这首词是写给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因朱氏曾任陕州通判,终南山在陕州之南,故称。“岷峨”“锦江”“剑外”均指李白、苏轼共同的家乡蜀地。上片多处化用李白诗句,描绘长江的壮丽景色,并由此引出深沉的乡思。《江表传》指记载吴国人物事迹的史书,已佚。“狂处士”即祢衡,他曾大骂曹操,曹操大怒,但为避杀人之名,把他送与刘表。刘表又不能容他,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黄祖长子黄射在长江沙洲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令祢衡作赋娱宾。祢衡揽笔写下《鹦鹉赋》,辞采甚丽,鹦鹉洲由是得名。后因祢衡言不逊顺,终为黄祖所杀,葬于鹦鹉洲。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遇赦归来途中作《望鹦鹉洲怀祢衡》

诗中云:“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32]诗中突出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李白引为同调,深表敬仰。结句言李白黄鹤楼题诗事,相传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是有意与崔颢《黄鹤楼》诗争胜而作。下片痛惜祢衡,对迫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辈深恶痛绝,从他们“俱飘忽”来看,苏轼强调与仕途功名相对的才华、文章,认为只有文学才是不朽之盛事。因此,他希望朱寿昌能够超越世事纷争,像李白一样积极创作,这也可看作是苏轼的自我期许。

此后,苏轼面对艰难险恶时,在词中多次表露出对李白才华的钦佩和景慕之情,渴望与其心神相会、携手同行。如:“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3]557}(《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早知身世两聱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3]624}(《南歌子·再和前韵》)“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3]653}(《西江月·真觉赏瑞香三首》其一)“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3]747}(《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等。苏轼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李白链接,想追随李白去寄寓和追求文章事业,将李白作为自己效仿的典范。

元祐五年,苏轼再次外任杭州期间所作《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云: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3]618}

这首词是苏轼奉和时任杭州监税官苏坚所作,原作已佚。该词开篇运用乘槎通天河的传说,想象到达天界后,二人各赋一诗留在织女的织锦机上,此时此刻,天上和蜀地犹如庄周梦蝶一般,难辨彼此,成为他超越世俗、追求理想人格的精神归宿。下片以《庄子·马蹄》“一而不党,命曰天放”语典抒发自己放任自然的情怀,“人生何处不儿嬉”道尽他苦闷彷徨时内心深处涌现出的豪放与不羁,趁此良辰美景,应当及时行乐,颇具解脱之意。词中苏轼把自己看作放逸不拘、任天自在的乘槎海客,强调生命中闲适和自由的价值,其中的“归”既指从朝廷走向乡野,也包括隐逸生活中的个人修养,塑造的是一个自愿离朝的自我形象。

苏轼“未尝一日不怀归”^[33],词中多次表露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隐藏着彻底解脱、归田退隐的出世观念^④。但实际上,无论外任还是迁谪,他始终

没有踏上现实中的归乡之旅。苏轼词往往将人间和天上并置组合,实现了现实与仙境的自由往来。他将“天上”作为精神空间和理想世界,多赋归去之思,将“归”定义为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

“人间”一词在苏轼词中频繁出现^⑤,其基本内涵是在个人感受基础上对寄居世间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深沉考量,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人间”给了苏轼太多的黑暗、痛苦和辛酸。“谪仙”是人间的另类,“归去”是其宿命和解脱,但这位追慕李白的宋代“谪仙”^⑥仍然选择留在人间。出于强烈的身份认同,他在书写李白“谪仙”形象的同时建构了自我,从而使得自己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获得精神依托。

四、苏轼词神仙书写的原因与影响

苏轼词中神仙书写的大量出现,既与北宋时期道教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其个人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北宋道教发达,实起于朝廷的崇奉,尤其是真宗屡降“天书”事件将崇道推向高潮。“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34]¹⁷²,“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34]⁴³⁵⁰。宋代社会频繁举行的斋醮活动不仅直接导致青词等道教文体的兴盛,而且斋醮仪式中众多“神仙”的出场也会影响词体创作的取材,刺激词人的想象力。苏轼出生于道风极盛的蜀地,“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35],自言“龆髻好道……未尝一念忘此心也”^[36]¹⁴¹⁵。由于受时代崇道风气和成长地域浓重的道教文化濡染,他熟谙道典,饱览宫观,广结道友,屡次践行内丹养生术,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⑦。

就仕途经历而言,苏轼一生起伏不定,屡遭贬谪,当政治上受到打击时,他常借道教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自我调节,以顺其自然和齐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人世间的荣辱、进退和得失,从而获得哲学意义上的解脱。道教宣称凡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为神仙,苏轼虽然没有像李白那样授箓入道,但在某种意义上可将其看作一位执着的修道者。在人生逆旅中,道家道教思想治愈了他的内心创伤,使他获得了精神慰藉。他追求超然旷达的心境,能够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迸发出惬意的快感和情趣,能够以仙化的方法和戏谑的口吻把囚牢般的困境转化为恬淡自适的乐境。苏轼对道教传说与神话异事具有浓厚的兴趣,时人叶梦得曾说“苏子瞻亦喜言神仙”^[37],他

不仅在作品中赞美神仙,而且效仿神仙形象来构建兼具道教审美和生命意识的理想人格模式,宛如其《赤壁赋》中的那只仙鹤自由翱翔,“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36]⁶,最终塑造了胸襟豁达、自然洒脱的“坡仙”形象。

在神仙形象的审美体验中,七夕词是苏轼书写的重要内容。苏轼七夕词往往成为“苏门”词人同类题材创作的源泉。元丰三年五月底,苏轼继配夫人王闰之经苏辙伴送,来到黄州。是年七夕,苏轼登上朝天门城楼作《菩萨蛮·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二首》其二云: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坠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美人间。人间日似年。^[3]²⁹³

此词上片描绘七夕拂晓牛郎织女依恋难舍的情景。视角从天上到月落大地,斗转星移,逼近离别时刻,细腻刻画了他们如梦初醒、涕泪纵横的神态。“梦”“晓”二字贯穿其中,颇有“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38]⁵⁹¹(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惊愕与缠绵。下片转入议论,纵然一夕相逢,来去匆匆,但永远与天界同在。在仙界的牛郎织女生命永恒,青春永驻,这正是令人神往之处。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只能七夕鹊桥相会,两情却可以天长地久。结句以顶真手法透过一层,道出了“天难老”的妙谛和词人对政治斗争的畏惧。一方面对牛女爱情充满了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愁,贬谪黄州后生活艰苦,度日如年。这一写法不仅带来时间上的强烈反差,而且空间层面的孤独感和渺小感也得到彰显。全词立意新巧、构思独特,热情赞美天界的美好和牛女爱情的长久,反衬人间的艰难,可谓秦观《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38]⁵⁹¹震耳发聩之声的源头和前奏。

黄庭坚的两首七夕词明显沿袭前文所引苏轼《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黄庭坚渴望与北归的苏轼相见,作《鹊桥仙·次东坡七夕韵》:“八年不见,清都绛阙,望河汉、溶溶漾漾。年年牛女恨风波,拚此事、人间天上。野麋丰草,江鸥远水,老去惟便疏放。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38]⁵⁰²词中沿袭了苏轼的立意和主题,借七夕之题和浮槎仙事表达隐逸之思,他欲乘舟归田,陶醉于远水野山之中,自适其乐。他作于同时的《鹊桥仙·席上赋七夕》亦云:“朱楼彩舫,浮瓜沈李,报答风光有处。一年尊酒暂时同,别泪

作、人间晓雨。鸳鸯机综,能令依巧,也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头翁,共一访、痴牛骏女。”^{[38]502}从中可见较为明显的学苏印痕,不仅以“白头翁”显示海客年老,乘槎归去之意,而且数次搬用苏词成句或语汇。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二十多天后,苏轼竟病逝常州。黄庭坚最终未能与“八年不见”的苏轼谋面,这两首同调七夕词,可视为他晚年服膺苏轼归隐思想、步趋东坡疏放人格的重要证据。

苏轼词神仙书写对后世的词人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轼《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以《续仙传》司马承祯仙事入词之后,南宋词人纷纷效仿。如李光《水调歌头·昌化郡长桥词》:“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丘。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38]1017}杨冠卿《水调歌头·次吴斗南登云海亭》:“赤城应有居士,风举更龙蟠。待向玉霄东望,相与神游八极,身未似云闲。”^{[38]2409}卢祖皋《鹊桥仙·寿谢法□》:“丹书漫启,青云垂上,莫忘八篇奇语。功成休驾玉霄云,且长占、赤城佳处。”^{[38]3101}张辑《贺新郎·代寿赵饶州》:“赤城霞起连天姥。有丹经、亲曾密授,八篇奇语。道骨仙风骑鲸客,合侍红云帝所。”^{[38]3268}

元代李治曾指出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和金代词人赵秉文《水调歌头》(四明有狂客)两首游仙词对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借鉴与模仿,其《敬斋古今劄》卷九云:“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时词手,多用此格。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盖用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39]其实,南宋也有大量词作沿袭此格,如陈三聘《好事近》:“我欲御天风,飞上广寒宫阙。撼动一轮秋桂,照人间愁绝。归来须著酒消磨,玉面点红缬。起舞为君狂醉,更何须邀月。”^{[38]2616}崔敦礼《水调歌头》词中亦云:“为问瀛洲何在,我欲骑鲸归去,挥手谢尘笼。未得世缘了,佳处且从容。”^{[38]2231}

苏轼《戚氏》以仙传隐括成章的体制作为重要的创作尝试,不仅在宋词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而且直至元代词坛仍有嗣响。元人白朴《宴瑶池》词序云:“《宴瑶池》本名《八声甘州》,乐府《八声甘州》名颇鄙俚,予爱其法雅健,因采东坡《戚氏》一篇,稍加隐括,使就新翻,仍改其名。”词云:“玉龟山,阿母统群仙。幽闲志萧然。有金城千里,琼楼十

二,紫翠霏烟。穆满当时西狩,八骏戏芝田。驻蹕瑶池上,命赐华筵。天乐云璈鼎沸,看飞琼舞态,醉饮留连。渐月斜河汉,霞绮布晴天。望神州,东回玉辇,杏花风,数里响鸣鞭。长安近,依稀柳色,翠点秦川。”^[40]相较于苏词,白词虽然在词调、调数、句数、字数和韵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动和大规模裁剪、精简,但无论是敷演神话故事的基本情节,还是意象、语汇和辞藻,均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继承关系。

苏轼词中大量的神仙书写也引起了评论者的关注。黄庭坚《跋东坡乐府》首次以“不食人间烟火”评苏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41]刘熙载引用此言进一步申说:“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1]120}“厚”指豁达磊落的胸襟,“清”指空灵超逸的品格,二者交融互济,相辅相成。“不食人间烟火”原指道教谓神仙或修道者不吃熟食,后来比喻人有出世之意或艺术不同凡俗。苏轼无法做到像仙人或道士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彻底与尘世隔绝,而是超越世俗纷扰,追求精神自由。诚如蔡嵩云《柯亭词论》所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21]4910}

在北宋词史上,如果说柳永词生动再现了真宗、仁宗朝的盛世景象,呈现出明显的“太平气象”^⑧,那么苏轼词通过抒发作为个体的自由感,力求开拓出一个广阔辽远的精神天地,形成了虚实相生、寓意高妙、横放杰出的“坡仙气象”。这种超尘拔俗的气象体现了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不仅表征着他纵横驰骋的心志与高洁豪迈的人格寄托,而且指向人生的社会责任和生存忧患,是超越和调和仕宦与退隐之间矛盾的产物。苏轼的烦恼往往凭借几分“仙气”得到解脱。词中蕴藏的这股仙气,将眼前事写出天外韵,同时隐含着悲忧和济世情怀。正如清人陈廷焯所云:“和婉中见忠厚易,超旷中见忠厚难,此坡仙所以独绝千古也。”^[42]苏轼词“不食人间烟火”、空灵蕴藉的仙气是形成“坡仙气象”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因素。历代词论家往往以神仙品级点评苏词,明人杨慎认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等词翩翩羽化而仙,岂是烟火人道得只字”^[43]。其中既包含内心深处存在着进退难以取舍的矛盾,也透露出“苏轼终是爱君”^{[21]59}的胸襟和气象。相对而言,“不食人间烟火”偏于语言、题材、人物、意象等外在形式层面,“坡仙气象”则指向包孕词人思想

情感的整体意境。明人俞彦《爱园词话》云：“子瞻词无一语著人间烟火，此自大罗天一种，不必与少游、易安辈较量体裁也。”^[21]⁴⁰²清代郑文焯也赞叹苏词“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21]⁴³²⁷。

苏轼词中的神仙书写，是汲取道教思想的自然流露，多角度展现出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度。这一文学创作现象丰富了词的审美意象和叙事艺术，促进了奇幻色彩、清旷风格和空灵意境的形成，极大地开拓和提升了词的境界。苏轼词中的神仙元素并非简单的点缀，而是与情感、哲理、生命体验等深度融合，为他能够在人生起伏中保持乐观心境提供了精神依托，其中营构的天上人间并置与变换，隐含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苏轼词的神仙书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以“仙”评苏词现象，是“坡仙”形象塑造和“坡仙气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苏轼之前，词人偶有触及仙事者，如韦庄《喜迁莺》（街鼓动）以神仙写及第，晏殊《蝶恋花》（紫府群仙名籍秘）、柳永《巫山一段云》及《玉楼春》组词影射宋真宗天书事件。参阅吴熊和：《柳永与宋真宗“天书”事件》，《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方：《柳永游仙词与北宋真宗时期道教文化》，《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②蔡嵩云《柯亭词论》云：“《戚氏》为屯田创调。”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916页。王奕清、陈廷敬《钦定词谱》卷三九载：“《戚氏》三体，又名《梦游仙》……此调宋人作者甚少，苏轼、丘处机各作一词。”参见王奕清、陈廷敬：《钦定词谱》，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8页。
③如《临江仙·赠王友道》：“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减字木兰花》（江南游女）“两足如霜挽纁衣”与李白《浣纱石上女》“两足白如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与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点绛唇·再和送钱公永》“落日山衔半”与李白《乌栖曲》“青山犹衔半边日”。
④如“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临江仙·赠送》）分见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0、211、490页。
⑤如《殢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南乡子·自述》：“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因念浮丘旧侣，惯瑶池、羽觞沉醉。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飘堕人间，步虚声断，露寒风细。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此怀难寄。”《醉翁操》：“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人间有味是清欢。”《满庭芳》（归去来兮）：“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戍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哨遍·春词》：“君看今古悠悠，浮宦

人间世。”分见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97、243、352、422、452、550、568、591页。
⑥黄庭坚《题东坡书道术后》：“（苏轼）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间语。尝有海上道人评东坡，真蓬莱、瀛洲、方丈谪仙人也。”黄庭坚著，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583页。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四：“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参见王辟之、欧阳修：《澠水燕谈录 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⑦参阅王国炎：《东坡与道教》，《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李豫川：《苏轼与道教》，《中国道教》1996年第2期；刘文刚：《苏轼与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德）胡法心著，左丹丹译：《北宋文学界的炼丹术与自我修炼——苏轼（1037—1101）及其延生术》，《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以及张振谦：《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第九章第一节“苏轼与道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9—348页；张振谦：《苏轼与〈黄庭经〉》，《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张振谦：《苏轼与道教内丹养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等。
⑧黄裳《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参见《全宋文》（第10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参考文献

- [1]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 王十朋.增刊校正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M]//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苏轼.苏轼词编年校注[M].邹同庆，王宗堂，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张君房.云笈七签[M].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 [5]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28.
- [6]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408-413.
- [7]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7.
- [8] 沈汾.续仙传[M]//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84.
- [9] 杨慎.全蜀艺文志[M].刘琳，王晓波，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324.
- [10]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17.
- [11]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8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244.
- [1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1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27-128.
- [13] 穆天子传汇集校释[M].郭璞，注.王贻樑，陈建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143.
- [14] 王灼.碧鸡漫志校正[M].岳珍，校正.成都：巴蜀书社，2000：36.
- [15]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65.
- [16] 张华.博物志校证[M].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7] 陶弘景.真诰[M].赵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3-4.
- [18]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2.
- [19] 王兆鹏.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J].文学遗产，1994（1）：48

- 60.
- [20] 洪迈.容斋随笔[M].穆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0.
- [21]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2] 佚名.汉武帝内传[M]//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2.
- [23]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7388.
- [24]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
- [25] 陆游.渭南文集笺校[M].朱迎平,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1425.
- [26] 苏轼.东坡词傅干注校证[M].傅干,注.刘尚荣,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8.
- [27]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2014:1173.
- [28] 大翼.山堂肆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99.
- [29] 王水照.苏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
- [30]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8.
- [31] 蔡绦.铁围山丛谈[M].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58.
- [32] 李白.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安旗,等,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1190.
- [33] 葛立方.韵语阳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
- [34]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5] 苏轼.东坡志林[M].王松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47.
- [36]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7] 叶梦得.避暑录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7.
- [38] 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9] 李治.敬斋古今黠[M].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122.
- [40] 白朴.天籟集编年校注[M].徐凌云,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89.
- [41]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595.
- [42]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66.
- [43] 杨慎.批.草堂诗余[M]//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302.

On the Depiction of Immortals in Su Shi's ci

Zhang Zhenqian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immortal-themed writings in Su Shi's ci. Su Shi embedded immortal legends into his ci, expressing his emotions through tales of immortals, which enhanced the narrative and storytelling qualities of his ci. This represents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ci. Su Shi employed immortal figures as metaphors for his friends and himself,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elevating the elegance of his ci. This practice embodied his ideal of personality and helped strengthen the subtlety, vividness, and expressiveness of the ci genre. His ci often juxtapose the human world with the celestial realm, enabling free movement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immortal realm. He regarded the "celestial realm" as a spiritual space and ideal world, frequently infusing his works with a yearning for return, reflecting a sense of being a "banished immortal". Driven by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while depicting Li Bai as a "banished immortal", Su Shi constructed his own image, thereby finding spiritual solace amid life's hardships and adversities. The immortal-themed writings in Su Shi's ci are closely linked both 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re Taoism flourished, and to hi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This creative phenomenon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oets of his time and later generations. To some extent, it con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 of evaluating Su Shi's ci with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and stood as a crucial factor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Poet Immortal Su"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ura of Poet Immortal Su".

Key words: Su Shi's ci; immortal; immortal legends; banished immortal; Aura of Poet Immortal Su

责任编辑:知 然